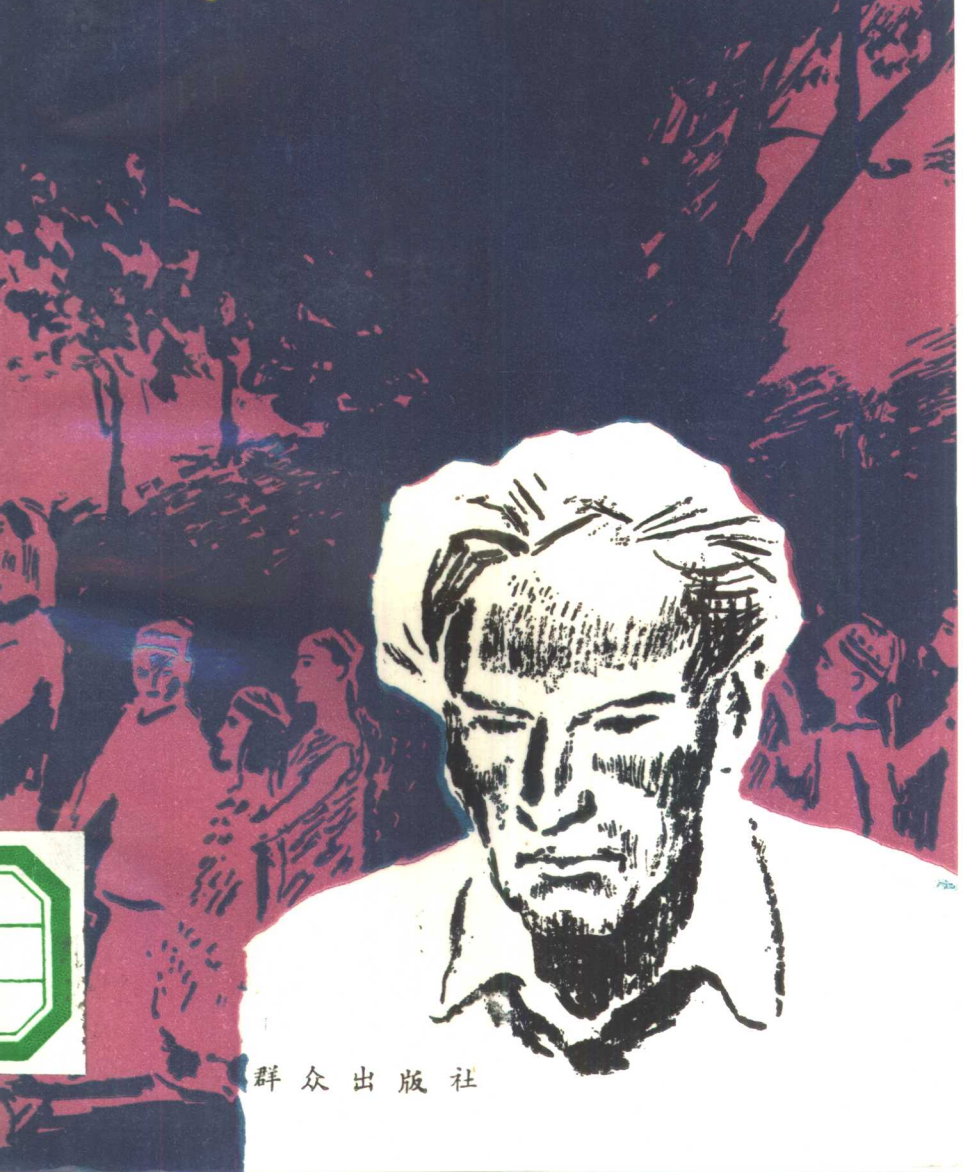


(苏) 拉扎尔·卡列林 著

一个外交官的新生



群众出版社

ДАЮ УРОКИ

Лазарь Карелин

一个外交官的新生

〔苏〕拉扎尔·卡列林 著 雷月彩 秦成禄 史业建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新华书店经销

巨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11.875印张 253千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413-5/I·124 定价：5.40元

印数：00001—7000册



内 容 简 介

年轻有为的外交官兹纳缅斯基，因赌博欠下了巨款，外国情报试图招募他。在万分惊恐中，兹纳缅斯基向本国驻外使馆供述了一切。他即被召回国，受到了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。沮丧的兹纳缅斯基在好友的帮助下，只身来到沙漠茫茫、气候炎热的边境地带——土库曼求职。在这里，他与一位被诬陷革职，身处逆境的重要案件侦查员阿希尔一见如故。在阿希尔的感召下，兹纳缅斯基投入了查获一个庞大的贩毒集团的危险工作。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……在这场和平年代的浴血奋战中，兹纳缅斯基面对残酷的现实重新认识了社会和自我，获得了真正的爱情，也失去了挚友和领路人——阿希尔……

在这部具有很大现实性和趣味性的作品中，作家用清新、纤巧的笔调再现了苏联中亚细亚地区——土库曼的风土人情；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澜，揭示得淋漓尽致；情节曲折动人，读后令人深思。

作家拉扎尔·卡列林，1943年毕业于苏联电影学院创作系，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小区》、《地震》、中篇小说《涂脂抹粉的姑娘》、《金色的狮子》等。



第一部

雷月彩 史业建 译



难以置信，这一切竟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一个没有经历跌倒磨练的人，当他跌倒时，总要笨拙地摔伤自己。经过磨练的人，即使摔倒，也会在瞬间轻而易举地翻一个筋斗站起来。跌倒了，爬起来就是了。然而，要在跌倒时会翻筋斗，这需要多少磨练啊。他，没有经过这种磨练。他只受过站稳脚跟、千万别跌倒的训练；受过只能成功、不能失败的训练，因为跌倒亦即失败。应当经受失败、痛苦、绝望、乃至多次损伤的磨练。啊，上帝呀！欲和平，则需备战！欲幸福，则勿避痛苦！——这句警世之言是何等的精辟！人世间不存在能逃避痛苦的飞毛腿。痛苦人人有份，随时可能降临。到那时……

然而，难以相信，这一切真的发生在他身上了。

图—154是性能稳定可靠的国际航班的飞机。它可与各种型号的“波音”相媲美。图—154乘载过各种人：有欧洲人，美国人。这些人都慑于美国“波音”飞机的傲慢而宁愿乘坐伊尔—62和图—154。他本人也不喜欢傲慢的飞机。他乘坐过各种飞机。深知在空中、在上帝面前趾高气扬是愚蠢的。此刻，一架可爱的图—154安稳地把他带到这块土地上。



只是降落后，他才发现，此地烈日炎炎，甚至使人窒息。在这里生活吗？

此间，机场的汽车满载着汗流浹背的人们驶向附近的一幢机场大楼。民航的旗毫无生气地挂在楼房的旗杆上。它作为战旗，饱受附近沙漠上吹来的灼热沙粒的扑打，已经褪色。是啊，沙漠近在咫尺。卡拉库姆——黑色沙粒，这可非同儿戏。这就是他所到达的地方——黑色沙粒之乡。他曾到过萨哈拉大沙漠，到过炎热的埃及，在科威特也经受过酷暑的煎熬。但是，那时的一切全然不同。当他回首不久前的往事时，使他痛苦不堪，仿佛有人在他的太阳穴上和双眼上猛击。怎样才能抵挡、摆脱这可憎的、残酷的突然袭击呢？他似乎学会了。学会使自己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。如同行尸走肉，虽在行动，头脑里却空荡荡。有时也有一点儿思想，但想的是什么？连他自己也不明白。思想枯竭，心在紧缩，以逃避现实。此刻，他神情恍惚地坐在汽车里，被一位肌肉松弛、汗流满面的女人挤得紧贴车壁。他蜷缩着、退让着。苦楚被暂时遗忘，汗水浸透衣裳。他挣脱了绝望，开始和那女人搭讪，嘴边挂着自己特有的最奇妙的微笑，戏谑地对她说：

“真象是相互爱上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她不解地说，露出闪闪发光的金牙。但她立即明白过来，恼怒地说：“你自己干吗贴得这么近？！”

他们试图离开一些。但哪有可能呢？汽车行驶在裂缝的水泥地上，把他们颠簸得几乎散了架。酷热使人疲惫不堪。

“你们这里总是这样吗？”他问，极力面带笑容，但强作的一丝微笑却是苦涩的。

“有时比现在还要热，”胖女人的眼眸里闪露出狡黠的神情。“到我们这里来出差？”

“常住。”

话出口后，他自己也惊呆了。是啊，他是到这里来常住的。

“别难过！我们这里不错。”

“我已经领略了。”

“你什么也没有领略。为什么这样笑呢？象是要哭！成家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算走运，我们这里的漂亮姑娘不少。我劝你找一个亚美尼亚姑娘，没有比她们更好的妻子了。世俗风尚还起作用。顺便告诉你，我就是亚美尼亚人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是土库曼人呢。”

“真想得出！你知道吗，土库曼女人下飞机后都是徒步走回去。她们的丈夫和兄弟若看见她们和陌生的男人贴得这么近，会把她们的脑袋揪下来的。”

“在科威特也是如此，那里的女人还蒙着脸呢。”

“我们这里以前也这样。现在在集市上还能看到。”

汽车停住，车门打开了。一幢威严壮观的机场大楼展现在眼前。玻璃楼房在阳光下使人无法睁眼。在这火炉般烤人的酷热空气中可以嗅到一种特别的气味。周围的花坛里有许多干枯的玫瑰——不，气味不是来自玫瑰，不是枯萎玫瑰的甜香味；气味是来自熔化的柏油路面吗？不，也不是。啊！原来是沙漠。苦涩、凝重、感人的沙漠气息。在大西洋中，巨大的轮船也只象一叶小舟。当微风吹拂时，你走上甲板，站在船头，你突然会听到、嗅到一个庞然大物的气味——大海。大海的气味也同样威严、感人、甚至狂暴无羁。人算得



了什么？人只是沧海一粟，或是茫茫沙漠中的一颗沙粒。人啊，你为什么总是随波逐流，现在，被漂泊到这个严峻的地方来了，就因为你是——一颗沙粒。

在栏杆后面赶来迎接的人群中，他立即看到自己大学时的同学。他是班里最善良的一个，大家有困难总是找他。现在，他也向他求援。他帮他找到——一个工作。虽然是在这炎热的沙漠地方，但总算找到了工作。朋友给他发了一封电报，他来了。看来，这是他唯一的朋友了。其他人呢？他们在哪里？痛苦，比这火炉更可怕的痛苦又一阵袭扰他。他的心紧缩着扑向朋友，朋友也向他奔来。他们拥抱着。

“罗斯季克，是你吗？差一点认不出了！”

“是我，是我呀，扎哈尔。谢谢你来接我。”

“你怎么啦？我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。我们的美男子和骄傲罗斯季克·兹纳缅斯基到我们这遥远偏僻之乡来了！”

“这都成为过去了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不，不！被轰出来了，是吗？如果没有过错，那才真让人懊恼呢。咱们都有过错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按杂技团的章程办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就象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。没有走稳，掉了下来，再爬上去就是了。还要继续表演，不能作为失败者离开舞台。”

“唉，你呀，好一个杂技能手。你真是个好——人，扎哈尔，和你在一起感到轻松。不过，你为什么驮上一个包袱呢？你自己也刚上任。”



“我是外交官，你忘了？你要知道，我实际上是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。”

“是呀，这么个大人物居然来接我，接我这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区区之辈！”

他们相逢在人群之中。这时人群已向提取行李的圆形敞棚移动。他们还要长久地等待，忍受闷热的煎熬。何苦要同意到这火炉般的地方来工作呢？别无它择，朋友！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但是，这里有挚友扎哈尔。是他约你来此，是他为你四处张罗，促成了这件事。确实没有别的选择。

“上车去吧，”扎哈尔说，“把你的行李单给司机，他会很快取出来的。噢，你还不知道，我的司机是个什么样的人！他是一个技术熟练的驾驶员，淘气鬼，他又是个魔法师。”

“是土库曼人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阿列克谢，俄罗斯小伙子。我们这里有来自各地的使者。这个城市就是他们创建的。不走运的人从俄罗斯、外高加索、外德聂泊、乌拉尔汇集此地。在沙皇时代，亚美尼亚人也由于屠杀经里海来到这里。那时，还曾把一些被惩治的军官流放此地。这是一个纷杂的社会群体。但是，你知道，1948年那次举世闻名的地震打击多么惨重，半数居民和全部房屋均被葬送。然而，此地的居民却没有战慄，没有逃却，重建了自己的城市。对土库曼人来说，这里是家乡。但是，参加建设的不仅仅是土库曼人，还有被命运推到此地的所有的人。我尊敬当地人，他们的性格非同一般。他们脚下的土地几乎每年都要震动，有时突然流行疟疾。”

“天上降火，地下震动——真是个好地方。”



“可是人是勇敢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这不是也来了吗。”

“不是在说你。你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人，”扎哈尔慌乱地来回走动。他高高的个子，体态不甚匀称，穿着一件极考究的外国浅色三套件西服。但是，无论怎样装束，无论哪个厂家缝制的西服穿在他身上，他那农民出身的宽大骨骼都能显露出来。他头发淡褐，心地善良，虽然官衔几乎升至外交部副部长，却仍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伙子。他的那双农民式的小眼睛，深邃淡蓝的眼珠明亮地闪烁着，显示了他的智慧和忠诚，而忠诚则是人最可贵的品质。

司机阿列克谢机敏、乐观，略带讥讽，脸晒得黝黑，眼睛眯缝得使人难以觉察到他的目光。转瞬间，他已把兹纳缅斯基的皮箱取出。他手提皮箱走来，神情自豪，因为这些皮箱是跑遍世界的外国货。

“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，您瞧瞧这些箱子！啊！听您说时，我还不信。现在相信了。您发现了吗，什么标签也没有。现在都不带标签。根据箱子的皮革和上面的斑痕可以看出级别，还有数字锁。一看就知道，是外交家的箱子！”

阿列克谢一面不停地说着，一面把箱子放进旧“伏尔加”的行李箱里。他眯着眼审视兹纳缅斯基，心里在估量着他的级别。这位来客本人也很帅，具有魅力。问题还不在于他的衣着都是外国货。现在这已不稀罕。星期六在旧货市场上，若运气好，一小时内就能搞到这种名牌的裤子和带肩袂的港衫。阿列克谢说：

“您的衬衫太适合在我们这里穿了！是在香港买的吧？”

“真是行家呀，”兹纳缅斯基宽怀地笑着，友好地对这位

小伙子说。他同任何一个初来的人一样，还不知道该如何待人接物。他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况中，已不会从第一次见面，甚至从一个目光便对人作出评价，而这种能力、这种学问他过去似乎早已掌握。一切都成为过去，现在他在生活面前感到茫然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扎哈尔问。他们已从机场驶向市区。汽车行驶在被烈日烤化了的沥青路上。窄狭的小路蜿蜒在新建的房舍之间，房屋上似将熔化的玻璃耀眼夺目。“现在先不要看，等进了城，到了自由大道再看。那里你会喜欢的。”

“你已经爱上自己的阿什哈巴德了吗？”

“这座城市有可爱之处，它使人象中邪似地着迷。许多人都这样认为。但对你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来说，自然……”

“我们让这位同志看看那种角落，”阿列克谢转过头说，“就会……您对女人感兴趣吗？”

“阿列克谢！”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严厉地制止他，生气地说。“好色鬼，真没办法！”

“确实，我们是不同的人，”阿列克谢说。“但总的说来，我们都是好色鬼，只不过有的人遮遮掩掩，有的人公开坦然。”

“你暗指什么？谁偷鸡摸狗了？”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气得面色绯红。

“我没有说您，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，领导不在怀疑之列。而且，你们这些外交人员也不可能。”

“什么不可能？”兹纳缅斯基问。

“什么都不可能。你们是受约束的人。稍有点什么事，就得提到委员会上。”



“是这样，”兹纳缅斯基苦笑了一下，又忧郁起来。

“确实如此。”

“女人，女人，她们会把我们毁掉的，”阿列克谢说着，使劲转动着方向盘，绕过一辆满是尘土、发着臭气的翻斗卡车。

“确实如此！”兹纳缅斯基快活起来。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。“不过，阿列克谢，关于这一点，人们在我们之前就明白了。”

“从前谁明白了，这对我毫无意义。主要是我自己明白了。不过，已经晚了，警世之言也没有用。我已经第三次离婚。”

“他就是这么个人，”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说。“阿列克谢呀，我得好好管管你！”

“我们这种人，无论您管不管，都是这个样子。秉性难易。我说得对吗，罗斯季斯拉夫·尤里耶维奇？”

“铁是能弯曲的，这是被人们证实了的。”

“我倒愿意弯曲，但眼看着又被卷了进去。我大声喊：下流坯，你把我往哪里拖？我这是对自己喊叫。可它却不听我这一套。”

“一下子把你拖到就近的小酒馆，”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说。“说实在的，你会被毁掉的，哪怕只逢礼拜天喝一点也好哇。”

“我可不是酒鬼。我倒霉是在另外一方面。”

“噢，明白了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。”

“对！”

“看看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城市！”扎哈尔郑重地宣布。

“进入市区了！”他祈祷着：“真主啊！让这位路人在你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得到幸福吧！”

兹纳缅斯基放眼望去，宽阔笔直的大道展现在面前。透过茂密的榆树房屋隐约可见，远处的柏油路湮没在炎热的雾气中。在这中午时分，街上行人很少，他们尽量沿着墙边有阴凉的地方走。他到过不少城市，大城市、小城市在他的脑中全然雷同。然而，在这里，他却要生活下去，他是被抛向此岸的。

“到了，到了，”兹纳缅斯基说。

是的，他们抵达了。汽车驶近一幢水泥楼房。在楼房的三角楣饰上写着：“阿什哈巴德宾馆”，为了让外国人一目了然，还并列写着：“HOTEL”。

汽车停住。阿列克谢以国王的姿势伸着手说：“Gentlemen（先生们），请！”

2

房间很小，无法转身。屋里闷热得使人窒息，恨不能钻入地下。虽然窗台上装有一个笨重的空调箱，但显然没有开动。各种气味混杂一体。近旁餐厅厨房送来阵阵烹调的飘香，洗漱间的门由于潮湿膨胀而无法紧闭，里面的水笼头嗡嗡作响。这个宾馆也曾有过鼎盛时期。正如人一样，青春年华已流逝，沉暮衰老已来临。今后就在这里生活吗？在这摇摇欲坠、吱吱发响的床上过夜？想到这里，他又忧郁起

来。

扎哈尔站在他的身后。他显然感到自豪，因为在本城最好的宾馆里为朋友找到了一个房间。他还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：

“你先在这里住上个把月，以后想办法在幽静的私人住宅里给你找一个窗户朝花园的房间。”

“要找一个会煮咖啡的女房东！”阿列克谢赞同地说。他坐在圆椅里，把椅子压得深深下沉。“要40来岁的，不能大于40岁！”

“暂时在这里住！”阿列克谢接着说，“以后……象你这样仪表堂堂的男子找到一个会煮咖啡的女人并不难。不过，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，说真的，要40岁的女人，呸，即使再大三岁或小三岁也行，女人就是40岁的最好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皱着眉头，懊悔自己卷入了这种谈话。他发现朋友脸色阴沉，闷闷不乐。

“这还不明白吗？所谓的最后一部圆舞曲。”

“我看，你既是实践者，又是理论家。罗斯季克，你别拉这根线，空调已经坏了。”

“机器也会疲乏的，”阿列克谢说。“我们换一个。在这里我有一个关系很不错的行政管理员。过一会儿咱们下楼时，我会去办的。”

“做做好事，换一个吧。”

兹纳缅斯基明白了，空调机不能转动，窗户不能大开。这么炎热的天气，即使窗户大开也无济于事。于是，他好象寻找救命稻草似地奔向自己的箱子，狂躁地咔咔转动着沉重的密码转轮锁。打开箱盖后，用手翻动着那些闪亮的名牌时

髻货，找出一瓶威士忌，放在小破桌上。

房间里没有酒杯，只有几个碗。兹纳缅斯基急忙拧开瓶盖，迅速把黄澄澄的酒倒在碗里。

“来吧，朋友们！”兹纳缅斯基不等碰杯便贪婪地抓起了碗。

“你疯了？这么大热天喝威士忌！要冲淡一些！”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出于情谊从桌上拿起了碗，但在手里转动着，不敢喝。

“疯了！是疯了！”兹纳缅斯基又抓起酒瓶，准备再斟上一碗，但未等倒，便感到心里犹如火烧。

“要保重自己，”扎哈尔·瓦西里耶维奇说，继续在手里转动着碗，不敢碰一口。“你一向是疼爱自己的。”

“有时感到孤独，实在难以忍受。”

“说说好吗？”

“我说，我应该对你说。可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谣传比音速还快。”

“谣传总是谣传。谣传常常是不可信的。”

“啊，还说什么，全都是真的。”

兹纳缅斯基开始有些醉意。

“要不，以后再说吧？”扎哈尔把碗放到桌上，一口也没有喝。“这么热的天，谈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我没醉，扎哈尔，我喝酒不会醉。在这方面我已开始创记录。不会醉。”兹纳缅斯基又给自己斟了酒，又一饮而尽。未等喘过气，喉头的火辣味尚未消失，便吐出一句：

“知道吗，我是贼。”

“是偷盗吗？”



“谣传是怎么传的呢？”

“谣传说，你把手里买公用汽车的三千美元用掉了。但细节我不大清楚。”

“细节！我在开罗的一个宾馆里赌博，把三千美元输掉了。以前也赌过，经常是走运的。陷进去了。”

“这不好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这不好。你谈过斯特凡·茨威格的《精神病患者》吗？有什么办法呢？陷进去了。”

“文学的联想，各种情况都是可能的。罗斯季克，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死了一位老太太，因此梅什金公爵……”

“算了，联想见鬼去吧！我常去玩，一直很自信，认为自己不会走得太远。三千美元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想，一定能从谁那里捞回来的。在那里呆久了，好象一切都很平常。可他们在耍手腕。在那里，周围的生活和我们的不同。你不是在自己家里，而是在人家的水里漂浮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摆脱困境的呢？从他们的特工人员手里把钱弄回来的？”

“他们装作朋友。”

“而你呢，难道是个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吗？”

“别责备我，扎哈尔。理论上是这样，而实践上却又是一样。突然，有两个人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们怜悯我，解救了我的急需，钱算得了什么？罗尼^①！在那里他们这么叫我，罗尼、罗尼的叫。”

① 罗尼是罗斯季斯拉夫的昵称，是朋友之间十分随便、不拘礼节的称呼。一般来说，既不含敬意或爱意，也不含卑意或恶意。但在关系不密切或素不相识者之间，往往含有轻慢之意。——译注